

# 盼八路

秧歌劇

加 孫 鳴 編 劇  
康 作 曲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 盼 八 路

時期：一九四七年。

地點：遼南某村。

人物：于老婆：五十上下歲。

二丫頭：于老婆的兒子。

老 官：武裝工作隊員。

老 趙：部隊的偵察員。

甲 長：是個小地主。

村 丁：偽村公所的村丁。

老張頭：二丫頭的舅舅兼老丈人。

小萃子：老張頭的女兒。

西霸天：大鄉長、大地主。

警 察：西霸天的狗腿子。

蔣軍甲：蠻子。

蔣軍乙：蠻子。

清剿隊員二人。

農民羣衆五人。

解放軍營長。

解放軍戰士三人。

## 第一場

一塵土地廟跟前。(二丫頭手持鐵鍬慢走唱上)

二丫頭 (唱) (第一曲)

四月裏，

颳大風，

草木發芽陽氣昇，

莊稼人本當去種田，

怎奈官活不放鬆。

天將亮，  
雞不鳴，  
自古沒見過怪事情，  
你若問小雞怎不叫？  
都只爲來了「種殃軍」。

蔣介石，  
狗漢奸，  
去年裏發兵打遼南，  
到而今整整六個月，  
老百姓叫苦又連天。

（白）俺姓于是個窮人，起小沒有爹，俺媽怕俺不好養活給起了個姑娘名，叫二丫頭。去年共產黨在這的時節，俺們翻了個身，沒會想十月裏來了個什麼「刮民黨」「種殃軍」，他這一來不要緊，翻身沒翻成又給翻回去了，俺們分的地給地主要回去了，分的牛也給地主牽回去了，大地主西霸天又當上了鄉長啦。自打這個驢進的一坐朝廷，俺于二丫頭就倒血霉啦，今天給「中央軍」挖戰壕，明天給「中央軍」抬傷兵，今天給「中央軍」修砲台，明天給「中央軍」修攻塋，凡是剝腐爛倒洞，抬人埋人，件件事都少不了俺二丫頭，說不定後手（兒）他們挑兵也要挑到俺二丫頭頭

上來呢。嘿！西霸天，我把你這驢進的！等八路回來  
的時候，我把你一刀一刀剝成十八瓣，叫你嚐嚐俺二  
丫頭的厲害！

(唱)(快)(第一曲)

西霸天，  
你聽真，  
有天來了八路軍，  
我把你剝成十八瓣，  
報仇雪恨大翻身。(欲走)

[內聲：二丫頭！等一會。]

[于老婆唱上。]

于老婆 (唱)(第二曲)

叫聲二丫頭，  
你先慢點走，  
媽媽俺有話，  
切記在心頭。

二 (唱)(第三曲)

星星快落啦，  
黑夜快過啦，  
媽媽你有話，  
那就快說吧。

婆 昨晚上我跟你說的那個事(兒)！你心裏倒是願不願意

呵？

二 (天真) 我不！你若把小笨子接過來我就跑。

婆 (生氣唱) (第二曲)

你這小忤逆，  
又耍驢脾氣，  
不聽你媽的話，  
打雷砸死你。

二 娶不起媳婦我就打光棍，決定不要個小童養媳婦，寒蠢巴拉的。

婆 看你那個熊色！？俺窮的成這個樣，還顧的了什麼寒蠢不寒蠢的啦。

二 (自欲說話) ——唔唔——

婆 唔唔什麼？你比你媽的嘴還大啦！你聽着！

(唱) (第二曲)

生你才兩年，  
你爹就死啦，  
(我) 大街上要飯，  
把你拉拔大。

二 看你一來氣就叨咕這些個！

婆 (唱)

把你拉拔大，  
舌頭長硬啦，

學會了頂嘴，  
不聽你媽的話。

二（緊接唱）（第三曲）

這些傷心話，  
媽媽你別提啦，  
顧不了寒暄，

||：要接就接來吧！：||

婆（喜）噯！這才像是俺養的兒呢，你尋思尋思你爹臨死連一塊瓦一寸土都沒有留下呀，你媽含着眼淚守窮寡守了十五年，爲的個什麼？不就是爲了你麼？

二 得啦，媽，這句話你說過了多少千遍，我早知道啦！

婆 多少千遍，就是多少萬遍，你也記不住，你尋思尋思你爹一死你舅舅就勸我出門，我沒有答應，而後又有多少人給我保媒，都叫我罵出去啦。人家都說我厲害，我爲什麼那麼厲害？還不是爲了你麼？把你扔下吧，怕你餓死，帶着你又怕人家說你是個跟脚子！左思右想我就……

二 媽，你別說啦，我得幹官活去了。

婆 那麼，今（兒）晌午你吃什麼呢？

二 吃什麼？餓着唄！

婆 今晌午別再餓着啦，上你舅舅家去吃點飯吧，一來是你舅舅，二來又是你老丈人，有啥磨不開的。

二 我就是上大街上要飯吃，也不上他們家去吃飯。



婆 那是怎回事呢，見了小笨子磨不開是不？嘿！傻小子呵，從小你們就在一坨痘扔坑打瓦，近乎的厲害，這麼暫親上加親反倒相遠了？

二 不是，他們家也沒有甚麼呀的了，西霸天把他們家也搶的溜溜光，和俺們家一樣的難苦。

婆 管怎麼說你上他家呀頓菜團子總能行。

二 昨個晌午俺去咧，俺舅舅上山採城蓬子去了；就剩小笨子在家了……

婆 你倆說話了沒有？

二 沒有！

婆 怎麼連句話也不說呢？真是個彪子呵！

二 她正餓的嗷叫喊，一見着我她就哭了……

婆 噢！看把孩子餓成什麼樣了，快看個好時辰把她接過來吧。

二 （自語似的）接過來還不是得挨餓。

婆 怎麼也比在他家強，過幾天你把官活幹完了，給老李家挑活去，上下兩季能掙三石多糧，怎麼也够俺娘三個吃的。

二 人家老李家還僱人嗎？

婆 人家不愛僱呵，我跟人家低聲下氣的說了多少拜年的話，把嘴唇子快磨破了，人家才哼了一聲。

二 他媽個×的！俺二丫頭拿着身子掙錢比跟他要飯還難啦。

婆 好歹算是講妥了，上下兩季給三石苞米。

二 才給三石？

婆 大肚子們都串通好了，誰也不多給啊！

二 他媽個×的！噢，天快亮了，我得走啦！去的晚了又該挨棒子了。

婆 那你就快去吧，可是今晌午你到底呀什麼？早晨就喝了點地豆子湯，晌午不呀能抗得住嗎？……這麼的，俺要着餅子的時節給你送去。

二 不用，要着餅子你就自個呀吧，小牽子說今晌午想法弄點呀的給我送去。（一陣風）

婆 好大的風呵！

二 你回屋去吧，我走啦。（下）

婆 晚上早點回來呵。唉！整天幹官活，連頓飯也不供，真沒抗（兒）呵！（遠遠傳來砲聲）八路軍快來吧！

（唱）（第一曲）

盼星星，  
盼月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有朝一日你回來，  
報仇雪恨打「種殃」。

盼星星，  
盼月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八路來了窮人富，  
家家有草又有糧。

盼星星，  
盼月亮，  
盼望八路如盼娘，  
土地老爺聽我話，  
八路來了我燒高香，  
土地老爺聽我話，  
八路來了我燒高香。

【反覆唱時跪在廟前】

（白）土地老爺，你若有靈你就出來看看俺們黎民百姓遭的這個罪吧！（叩頭）土地老爺你若有靈驗就出來看看老蔣的胡子兵在這圪疸幹的這些惡事吧！（叩頭）土地老爺，你出來看看大肚子鬼們把俺窮人禍害的還能過嗎！（叩頭）（這時從廟門裏伸出一個又黑又大的人頭）

人頭 老大娘，我出來啦！

【一個粗大漢子自廟內爬出來，于老婆吃驚的叫了一聲，站起便跑，不料被那漢子一把拉住。】

漢子 老大娘，別怕，我是自己人哪！

婆 自己人？

漢子（左右看了一下）我是自己人，你不認識我了麼？

婆 認識你？

漢子 別害怕老大娘，去年我在你們這村裏工作來的，你忘了嗎？那時候我幫助你們改革土地，鬥爭地主；鬥爭西霸天那時候你和你兒子不是都上台去訴苦算賬要勞工錢來麼？

婆 你是？

漢子 我姓官呵！那時候你們都管我叫老官！

婆（大悟）噢！（抱官泣）老官！我的活神仙啊！

官（悄聲）別哭，老大娘。

婆 我不是哭我是樂啊！

官 樂也得小點聲，小心叫人聽見哪！

婆 你到這場來是？……

官 我有任務！

婆 不是找不上隊伍，跑到小廟裏蹲着來啦？

官 不是，我是來打聽一點事（兒）！這個……（看天）唔！天快亮了！

婆 快亮了，上俺屋裏頭去談話吧。

官 好！我們還有一個人！（對廟）老趙，出來！（又自廟內飛出一個漢子）

婆 嘿！怎麼都蹲在小廟裏來啦，這個地方找的怪好的。

趙 嗨！他媽的，在這裏頭站、站不起來，蹲、蹲不下去，隨

宋了硬這麼坐下去了，還鬧他媽一屁股灰。（拍身上灰）

婆 祇要不叫那些清剿隊看見比什麼都強，沾點灰怕什麼？

趙 沾點灰到不要緊哪，老大娘，還把土地老爺的香爐碗子給壓兩瓣啦哪！

婆 嘿，那怕什麼？你們八路竟行善哪，就是再壓碎一個，土地老爺也不見怪。（拉二人）老官，快跟我上家來！

官 俺們上你家裏去能行麼？

婆 不怕，俺們那是村邊上的一個小孤家，就在小廟後頭幾步就到了。（三人下）

## 第 二 場

于老婆家。（在廣場演出台上可擺凳子代炕，如在舞台上演出則可佈一個破屋角，屋外擺一堆亂柴）

（于老婆在奏樂聲中悄悄上，作開門的動作，看看屋裏沒有人便轉身對台外拍手，老官和老趙應聲出）

婆 快進屋吧！（二人進門）

趙 你們在屋裏說話我上外頭放哨去。

官 你放哨可別打盹呵！

趙 沒事（兒）。（下）

- 婆 看你冷的那個樣，快上炕裏，我去抱點柴火燒燒炕！
- 趙 不用，老大娘，我們不冷，趕快說幾句話我們還得走呢。
- 婆 那咱們就好好的嘮扯嘮扯。嗨！真不知說甚麼好，西霸天又兇殘起來啦，把俺們家連根掘了，搶的光光的，連巴巴介子也沒給剩下。噢！這幾個月常聽見人家說你們在小山溝裏頭打游擊，怎麼總不上俺這疙疸來呢？
- 官 你們這屯子正把大道旁巴拉又駐的中央軍，以前俺們人少來了怕吃他們的虧呵，可是眼時……
- 婆 不用多說啦，你們打游擊能打過就打，打不過就走，這個辦法俺們老百姓早明白啦，可是這打游擊黑天白日在大雪裏子裏頭拚死拚活的遭的罪可真也不輕啊！
- 官 爲了俺們窮人翻身，遭點罪算不了個什麼。

（唱）（第九曲）

叫聲老大娘，  
仔細聽我講，  
革命隊伍不怕苦，  
越練越剛強。

- 婆 對呀！老官，好幾個月沒見面，看你不是比去年還結實了麼？

官 （唱前曲）

今天往東打，  
明天往西攻，

裨出鬼沒打的巧，

種殃軍可不行。

婆 那些畜牲們一天家光想着揀洋撈升官發財擲色子賽，他們那能吃你們這麼大的苦呢？

官 （唱）

從先是打游擊，

現在可不同，

北滿隊伍早動手，

攻打長春城。

婆 （興奮）他們也聽點風聲呵，說你們打長春那到底是真的嗎？

官 一點不假，現在俺北邊的解放大軍已經把長春包起來啦。

婆 那麼俺們這邊怎麼還不動手呢？

官 這就快啦，老大娘，你看若不動手俺們兩個人是幹什麼來的？

婆 光你們哥倆個就能把種殃軍打跑了麼？我不信。

官 俺們的人多着呢，我們的大隊下來啦，外頭站着那個像計，就是大部隊上頭的偵察員。

婆 哎呀！那可好了，你們的大隊到什麼地場了？有多少人？像麻什（兒）（註——武器）比早先強了吧？

官 這是軍事祕密，我不能說啊！

婆 噢！你們得那一天才能打過來呢？



官 這……這也不能說啊！反正快了，老大娘我們兩個先過來探探情況，看看這邊到底有多少種秧軍。

婆 俺們這屯裏沒有，那些畜牲都註在張家屯，離這場五里地。

官 你知道有多少人麼？

婆 雖說不知有多少，可準知道有就是啦。俺們二丫頭的老丈人就住在那個屯子，俺們二丫頭一清早就給種秧軍挖獸壕去了。

官 唔……到底他們有多少人？

婆 八成有個五百六百的，不，有個三百二百的不得了啦。

官 到底是五百六百還是三百二百？

婆 噯呀，那我可摸不準。嗨！管他多少呢，你們快打過來吧，把他們都殺了也不爲過，他們不幹一點人事。

官 俺們知道準數才行呢。

婆 要知道準數就得在我家躺着，等晚上二丫頭下工回來準知道，你們還沒吃飯，我上街去要點飯來給你們呀。

官 可別去，老大娘我們不餓呀。

婆 不餓？難道你們那肚子不是肉長的麼？我去了若是要來點苞米壳子回來，給你們熬點粥喝。

官 別去老大娘，你就是要來壳子，我們也不忍心咳呵！

婆 老官，你這人打了幾天游擊，怎麼學的假裏假氣的，早前開會的時候，你不是說俺們窮人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嗎？